

日本访书志补

杨守敬 撰
王重民 辑
张雷 校点

序

昔宜都杨惺吾氏，以光绪甲辰东游，大搜秘籍，先后得三万馀卷，多此土久佚之书。每得一本，辄考其原委，归国后刊之，是为《日本访书志》。其书考订精审，为学术界有数之书，而书仅十六卷。据自序谓年老无力整理，其秘笈善本不见于《志》者尚多，世以此惜之。而邻苏老人旋归道山，嗣出之说，终成空言。民国己未，观海堂书将出售，吾师沉叔先生时长教部，怱怱当局买之，书遂为国有。初度于集灵囿，旋归故宫图书馆。友人王君有三于民国十五、六年间来馆任职，得阅杨氏遗书，即其批本迳录序跋；复以数年之力，参之他书，辑为此编。杨氏访书遗稿，沈薶数十年，至是复得与世人相见，可谓学术界之一快事矣。有三沉潜好学，所著诸书，均博雅见称于时，于前辈著作，尤搜讨不遗馀力。如《越缦堂诸史札记》之辑，《清儒集外文》之辑，俱为艺林佳话，有裨实学。兹编之作于《前志》外，约多四十馀篇，其关系于目录之学者尤钜。杨氏所叹惋而不克实行者，今乃终成于有三之手，邻苏老人地下有知，亦将引为知己也。有三为予言：“《士礼居题跋记》经潘、缪二氏再三搜辑，为补编、为续编，以至于再续而未已，可谓勤矣。而岛田翰述俞曲园语，谓曾见蕙翁晚年手定之《古书录》，以为此书出世，缪刻题跋可废。余之为此编，亦复如斯，设一旦杨氏定稿出，则亦归于无用耳。”余谓：“杨氏书生前已散出，恐无定稿。吾辈工作亦只能就眼前力所能为者为之，但期于学术界有所裨补，则个人之志愿已毕；其定稿有无，可不

必论，而多年秘本一旦呈露，世之人亦复有读未见书之快。”如有三兹编，正不以未睹全稿而稍减其价值也。

时民国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同学弟孙楷第序于北平中海《国语大辞典》编纂处。

【目录】

序 / 1

日本访书志补目录 / 3

日本访书志补 / 1

校勘记 / 32

附

杨守敬题跋 / 33

日本访书志补目录

- 《周易》六卷日本古抄本 1
《尚书孔传》残本五卷日本古抄本 2
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影日本旧抄本 3
《书集传》六卷元刊本 4
《毛诗郑笺》二十卷日本古写本 5
《仪礼郑注》十七卷明刊本 6
《仪礼注疏》十七卷明刊本 7
《礼记》二十卷影日本古钞本 8
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影日本古钞卷子本 9
《春秋谷梁传》二十卷传钞本 10
《论语义疏》十卷日本旧钞本 11
《覆正平本论语集解》十卷《古逸丛书》校本 12
《孟子章句》残本日抄本 13
《尔雅注》三卷影写北宋本 14
《释名》八卷日刊本 15
《埤雅》二十卷明刊本 16
《净土三部经音义》四卷日抄本 17
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一卷日本古钞本 18
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一卷日本影钞本 19
《南齐书》五十九卷宋刊本 20

- 《历代职源》五十卷 日钞本 21
- 《臣轨》二卷 日本古钞本 22
- 《农书》二十二卷 武英殿聚珍本 23
- 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五十卷 日人学古校本 24
- 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三十一卷 元刊本 25
- 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三十卷 明刊本 26
- 《外台秘要》四十卷、《目录》一卷 明刊本 27
- 《和剂局方》十卷 元刊本 28
- 《新编妇人良方》二十四卷 影钞本 29
- 《新编妇人良方补遗大全》二十四卷 元麻沙本 30
- 《新刊仁斋直指方论》二十六卷 影钞本 31
- 《唐宋白孔六帖》残本四十四卷 宋刻本 32
- 《大唐新语》十三卷《稗海》本 33
- 《文子》二卷 明万历五年刊本 34
- 《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 日写本 35
- 《文章正宗》二十六卷 明刊本 36
- 《倪注庾开府全集》十六卷 原刊本 37
-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二十五卷 元刊本 38
-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二十卷 明翻刻本 39
-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二十五卷 明玉几山人刊本 40
-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二十五卷 明许氏刊本 41
-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三十卷 明刊本 42
- 《樊川文集》二十二卷 宋刊本 43
- 《孙樵集》十卷 明刊本 44
- 《刘蛻集》六卷 明刊本 45
- 《山谷内集注》二十卷 日本覆宋刊本 46

日本访书志补

宜都 杨守敬 撰

后学高阳王重民辑

《周易》六卷 日本古抄本

按《隋书经籍志》称，《周易》十卷，王弼《上下经注》六卷，韩康伯《系辞注》三卷，又王弼《略例》一卷，合数为十卷。《新、旧唐志》云《王弼注》七卷，则并《略例》数之也。日本古钞《周易》多只王弼注六卷，彼国人称为六朝之遗。此本亦六卷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。五、六两卷，半叶八行，行十六字，每卷后记经注字数。第二、第三未记。顾未见钞写年月，然前四卷与后二卷笔法迥不相同，其为原补配本无疑。考此本文字注末亦颇多虚字，其异同亦多与山井鼎所称古本、足利本合。篇中凡遇“贞”字皆缺笔，《访古志》称系从北宋本钞出，似为可信。但不知其经文何以与《唐石经》出入，其注文与岳刻本又多异，今以岳本一一校对，朱笔圈记之。其异文不见于山井鼎《考文》者，如《小畜·彖》注“何由知其未能为雨”，岳本脱“其”字。《困·彖》注“唯履正而能体大者也”，岳本无“唯”字。《震》注“故曰‘震来虩虩，恐致福也’”。岳本脱“曰”字。《艮·九三》注“至中则列夤矣”。岳本脱“夤”字。《节·九五》注“所往有尚也”，岳本脱“所”字。《既济·九三》注“故能贞也”，岳本“贞”作“兴”。其余无关宏旨，尤不胜记，读者当自得之。光绪壬辰秋七月宜都杨守敬记于邻苏园。1

《尚书孔传》残本五卷 日本古抄本

右残本《尚书孔传》，存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卷，旧为日本容安书院所藏，见《经籍访古志》。册首又有涩江氏印，然则又为涩江道纯物也。余从森立之得之。册尾有“大正第六戊寅六月吉秀圆”题记并花押，当明万历六年也。又按《访古志》，求古楼藏此全本亦有秀圆记。

余既从森立之得容安书院藏本二册，后又从市上得此二册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九、第十。相其格式笔迹，的为一书。据《访古志》所言，是森立氏尚见全部，不知何时散落。计余归已十稔，无复得全理，为之太息。2

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 影日本旧抄本

旧抄本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，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装为四册，每册首有“智福山法轮寺”印，册尾有以荷包印界栏上，篇中古字、俗字甚多，与山井鼎《攷文》所载古本合，而与薛季宣《古文训》又多异。按《释文·序录》云：“《尚书》之字本为隶古，既是隶写古文，则不全为古字。今宋、齐旧本及徐、李等《音》，所有古字，盖亦无几。穿凿之徒，务欲立异，依傍字部，改变经文，疑惑后生，不可写用。”盖指此等书也。因此可知此为唐初旧籍。如“允厘百工”注：“厘，理。”又“则能信理百官”，皆以“治”作“理”，避唐高宗讳，其为唐人之遗无疑。其中为“长兴”以下板本所夺误者，藉以订正不少。如山井鼎、物观等所校出者是也。然有板本不误，而《攷文》所称反误者，今依此本覆校之，有应有不应，乃知山井鼎、物观所见之二本，偶有传录之差，非古本尽如是也。如《舜典》“诗言志”注“谓诗言志以导之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无‘谓’字”，此本

则有“谓”字；“陟方乃死”注“三十徵庸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庸’作‘用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庸”；“凡寿一百一十二岁也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岁’作‘载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岁”。《咎繇谟》“降水傲予”注“水性流下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性’作‘惟’”，此本仍作“性”；“克勤于邦”注“卑其宫室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宫’作‘居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宫”。《益稷》“予思日孜孜”，注“奉承臣功而已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承’作‘成’”，此本仍作“承”；“惟慢游是好”注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无‘惟’字”，此本有“惟”字。又有山井鼎、物观所漏校而甚有关于经义者，如《尧典》：“定朔方曰幽都”，注“北称‘朔’，亦称‘幽’”，宋以后皆误“幽”为“方”，遂以“方”有“北”训，不可通；“父顽，母嚚，象傲”，注“心不测德义之经为‘顽’”，岳本此下有“口不道忠信之言为‘嚚’”九字，此本无之。按上文“嚚讼可乎”，注“言不忠信为‘嚚’”，既释“嚚”字，故此处不再释，岳本非也。《大禹谟》“万邦咸宁”，注“则贤才在位，天下安宁也”，岳本脱“宁”，非也；“奉词伐辠”，注“‘词’谓不敬”，各本作“恭”，此因避宋讳改，《考文》失校。大抵日本古钞本注文之末每多虚字，有不可通者，山井鼎一一校录，阮文达《校刊记》诋之，或者遂疑古本为贗本不可信。不知皆非也。唐以前古书皆钞写本，此因钞书者以注文双行排写，有时先未核算字数，至次行餘空太多，遂增虚字以整齐之，别无意义。故注文多虚字，而经文无有也。至宋代刊本盛行，此等皆刊落，然亦有未铲除尽净者。如宋槧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是也。即如此书，《咎繇谟》“宽日𡔷”九句，七句注脚皆有“也”字，唯“柔而立，强而谊”二句无“也”字。以此二句或六字或八字，皆两行双齐，不烦增字也。并记于此，以释来者之感。光绪壬辰春杨守敬记。3

《书集传》六卷 元刊本

元槧《蔡氏书集传》六卷，首蔡氏自序，序后有木记云“梅隐书院鼎新绣梓”八字，下载《纂图》一卷，又载《朱子说书纲领》。疑即蔡抗《表》所称《朱子问答》一卷。又有木记称：“两坊旧刊《诗》、《书集传》俱无《音释》，览者有遗恨焉。本堂今将《书传》附入鄱阳邹氏《音释》，《诗传》金华许益之《名物钞音释》。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，仍取《纂图》真之卷首，大字刊行，精加校正无差，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。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，收书君子幸监。至正丙午孟冬梅隐精舍谨识。”据此知为合刊《诗集传》之记。又载蔡抗《进书传表》。第二册首标题“朱子订定蔡氏集传”，所录孔安国序、《汉书艺文志》、孔颖达之说，皆有注文。“今按”以下，则朱子之说，末有“今定此本”云云。知此书本朱子之志。下接《书序》，每条皆有注。与蔡抗《表》有《小序》一卷合。此如朱子之《诗集传》，于《诗序》皆逐条辨驳也。再下为本书，首行题“《书》卷第一，无‘经’字。蔡氏《集传》”。按：今本题“《书经》卷之一蔡沈《集传》”，又删除其《书序辨说》、朱子《纲领》及蔡抗《进书表》，皆为谬妄。其经文异者，如“洊水傲予”，不作“降”。据蔡氏注，称作“降”者为古文，则《集传》本作“洊”可知。《益稷》“敷虐是作”，不作“傲”。《金縢》“惟朕小子其新逆”，不作“亲迎”。据注，知“新”当作“亲”是蔡氏订定之辞，其正文必仍作“新”。“逆”作“迎”者，则又后人臆改。《酒诰》“惟殷之迪诸臣，惟工…”不作“百工”。《武成》一篇有注，今考定《武成》一篇低一格，无注。惟“垂拱而天下治”后，夹注十餘行，与今本大异，且增多百餘字。观此知蔡氏虽改定此篇，犹以旧文为主。今本则两篇并载，注文繁复，非注书体。又其注文如《禹贡》：“九河既道”，注“齐威塞八流以自广”，不作“齐桓”。蔡氏避宋讳，自应作“威”。皆当据以订正以还蔡氏之旧。

至其中亦间有讹字，则由坊刻不校之过，读者当自得之。

又按：宋元之际所刊书籍，多有木记，称某书院校刊。今日藏弃家直以为当时官本，其实皆坊肆所托，如此本《纲领》后木记云云，决知非官刊之书。

又此本木记既云“附入鄱阳邹氏《音释》”，而全书实无《音释》，当是坊贾故作此语欺人。但今日则又深幸未附《音释》，尚存蔡氏原本面目。

又此书前所载《纂图》，不著作者姓名，后有“合沙先生”云云，按《经义考》，合沙渔父，郑东卿自号。东卿有《尚书图》一卷，此必其所作也。光绪庚寅夏四月宜都杨守敬记。4

《毛诗郑笺》二十卷 日本古写本

古钞本《毛诗郑笺》二十卷，卷首题“《毛诗》卷第一”，次行“《周南·关雎·诂训传》第一”，“《毛诗国风》郑氏笺”，款式与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合。第十卷末有经、注字数，第二十卷末有篇数、章数、句数、字数。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。界长六寸强，幅四寸六分。卷尾记“四国与州宇和之庄多田长寿寺宗训书”。卷首有“龙□”、“碧□”二印。此森立之《访古志》所载，云是求古楼藏，今以此本照之，一一相合。每卷首有“掖斋”印，狩谷望之号也。掖斋藏书名“求古楼”，日本文政间学人之最，其藏书之富，又过于官库。读森立之《访古志》足见一斑。按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足利学所藏古本，皆称是隋、唐之遗，独《毛诗》所据本多衍文误字，顾千里遂谓其古本是采《正义》、《释文》而作，而于其绝佳者亦多略之。此本则与山井鼎所记多不合，则知《考文》弟据足利学所藏，非日本古本尽如斯也。第以《国风·周南》一篇校之，其不相应者已不下数十处，如《关雎·笺》云“古本作‘后妃之德，无不和谐’”；“荇，接余也”，云“‘余’下有‘菜’字”；“乐必作也”，云“‘作’

上有‘皆’字”。《葛覃序》“后妃在父母家”，云“古本‘母’下有‘之’字”；《传》“漚，煮之也”，云“无‘之’字”；“王后织玄紵”，“织”上有‘亲’字”；“命妇成祭服”，无“成”字，“未之将所适”，“将”下有“有”字；“乃能整治之”，云“无‘之’字”；“我见教告”上，有“言”字；“告我以适人之道”，“适”上有“嫁”字。此尤非是。《卷耳·笺》“必有醉而失礼者”，云“无‘而’字”。《传》“石山载土曰硎”，云“‘山’下有‘之’字”。《樛木序》“而无嫉妒之心焉”，云“‘焉’作‘也’”。《传》“本之下曲曰樛”，云“本枝下曲曰樛”。《螽斯·传》“振振，仁厚也”，云“‘厚’下有‘貌’字”。《桃夭·序》“国无鳏民也”，云“‘民’下有‘焉’字”；“灼灼其华”，云“‘华’下有‘也’字”。此尤非。《兔置·笺》“皆以御难也”，云“‘皆’下有‘所’字”；“有武力可任为将帅之德”，云“无‘可’字”；“兔置之人”，云“下有‘贤者’二字”。此亦非。《采芣·笺》“薄言擷之”，云“‘擷’作‘擷’”。《传》“桔，执衽也”，云“‘桔’下有‘者’字”。《汉广·笺》：“紆时淫风”，云“下有‘大行’二字”。《传》“乔，上竦也”，云“‘乔’下有‘木’字”。《笺》“将不至也”，云“‘不’下有‘敢’字”；“尤翘翘然者”，云“‘尤’下有‘长’字”。《汝坟·笺》“弃我而死亡”，云“无‘而’字”。《麟趾·笺》：“无以过也”，云“‘过’下有‘有’字”。尤非。凡此《考文》所记，此本皆不相应，而皆以此本为长，惜山井鼎未之见也。然则日本古本自五山板本外，当以此本为正，因使书手传录一通，以原字既过小，又多草率，遂有原本不误而书手传写误者，今为圈正之，善读者当不以为嫌也。光绪壬辰春杨守敬记。5

《仪礼郑注》十七卷 明刊本

此本校顾亭林所云《仪礼》脱经文五处皆在，唯《乡射》“土鹿中”下脱注文。经、注不及宋严州本及明徐氏本、钟人杰本，而胜

于闽、监、毛本。又按陈氏既刻此本，不脱经文，何以其后刻注疏本并脱经、注而不觉，遂使后来闽、监、毛皆沿其误。6

《仪礼注疏》十七卷 明刊本

此本我朝校刊家皆不见，其板式文字皆与陈凤梧注疏本合，未知谁为后先。序下题“贾公彦撰”，删“等”字，疑此又在陈本后也。7

《礼记》二十卷 影日本古钞本

古钞本《礼记》二十卷。日本古钞经书，唯《礼记》与《左传》为最少。山井鼎《攷文》所据只一通，森立之《访古志》所载只二通，此其一也。余于日本竭力搜求古钞本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皆有数通，《左传》有卷子本，独《礼记》除此本外，只有残本二通，盖彼土习此经者亦少也。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七、八、九、二十字不等。首题“曲礼上第一”，次题“礼记一”，再下“郑氏注”。合于大题在下古式^①。而卷六、卷七、卷十三，此三卷均大题在上，不知何故。卷一及卷十四末记经注字数。第一册首有“法云寺”三字，盖古刹之旧籍也。据森立之《访古志》，此为狩谷望之求古楼所藏，顾无掖斋印记。求古楼藏多不钤印，而皆有古铜色纸包裹之，是其证也。篇中文字与山井鼎《攷文》合，而亦间有不合者。如《曲礼》“三赐不及车马”注“卿、大夫、士之子”，《攷文》云“古本‘之子’作‘子之’”，非是。此仍作“之子”。“幼子常视勿诳”注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作‘诳，毋诳欺也’”，亦非。此无上“诳”字。全书如此甚多。则知《考文》所据本偶有误衍，非古本尽如此也。至若《曲礼》“三赐不及车马”注“受车马而身所以尊者备矣”，各本脱“受”字；“则必赐之几杖”注“亦明君尊贤”，各本“尊”作“贫”；

“执友称其仁”注“执友，执同志者也”，各本脱下“执”字；“年长一倍”注“今四十，则二十者有子道矣”，各本“则”误“於”；“孝子不服闾”注“礼，男女夜行以烛也”，各本脱“礼”字；“不许友以死”注“死谓执仇讎也”，各本“谓”误“为”；“主人固辞”注“再辞曰‘固辞’也”，各本脱“辞也”二字；“尊客之前不叱狗”注“不敢厌倦”，各本脱“厌”字；“二名不偏讳”注“言征不言在，言在不言征”，各本下二“言”字皆作“称”，与疏不合。凡此皆各本误，而此独是者。全书如此甚多，此第就《曲礼》一篇言之。而洪震煊为阮文达重校此经，或从或驳或略之，未足见古本之长也。是当别为校议以发明之。至其注脚虚字，每以“之”字当“也”字，此是钞胥者省笔所为，无关宏旨，存而不论可也。

光绪癸巳春二月宜都杨守敬记。8

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影日本古钞卷子本

旧读山井鼎《七经孟子攷文》，各经皆有古钞本，唯《左传》经注本、注疏本，皆只据足利学所藏宋槧，因疑日本《左传》无古钞本。及得小岛学古《留真谱》，中有摹本，第一卷首叶字大如钱，迥异日本诸钞本。问之森立之，乃云“此书全部三十卷，是古钞卷轴本，藏枫山官库，为吾日本古钞经籍之冠，山井鼎等未之见也”。余因托书记官岩谷修于枫山库中检之，复书乃云无此书，深为怅悵。故余《谱》中刻弟□卷首一叶，以为帜志。而森立之力称断无遗失理，且道卅卷共一椽，为格□五，并告其椽之长短尺寸。使严谷再检之，久之乃得，且许假我一月读。计全书卅卷，无一字残损，纸质坚韧如硬黄，纸背亦有校记，日本所谓“奥书”也，均是未裱本。各卷后有建长中越后守宝时、参河守教隆，文永中清原后隆，正嘉中清原直隆，弘安中左近卫将监显时跋，皆系亲笔题署。森立之云。又有延久、保延、仁平、久寿、应保、长

宽、嘉应、治承、养和、寿永、元历、建保、承久、延应各记。第三十卷末有“应永十六年八月一日览了”跋。每卷有“金泽文库”印，篇中朱墨校记，其称“才”、“才无”者，谓宋槧摺本之有无也。“才”即“搯”字，“ ”即“有”字，其称“乍某”者，“乍”即“作”字也。皆校书者省笔。余以为此绝无仅有奇书，不可不传录之，乃雇书手十余人，穷日夜之力影摹之。又以其笔法奇古，摹钞未能神似，每卷双钩首一叶及卷后题字，以存真面。凡一月而成。其中文字多与陆氏《释文》所称“一本”合，盖六朝旧籍，非唐以后所可比勘。其经、传之异于《唐石经》者且数百字，其注文之异于宋槧者，不可胜纪，明以下俗刻更无论矣。今略标数条，如昭廿七年《传》：“夫鄢将师矫之命，以灭三族，三族国之良也。”自《唐石经》以下，皆不叠“三族”二字，文义不足，得谓非脱文乎？日本又有唐人书昭廿七年《左传》一卷，亦叠“三族”二字。其卷藏高山寺，余于纸币局见之。其注文如庄十九年《传》“刑犹不忘纳君于善”注“言爱君明非，臣法也。楚臣能尽其忠爱，所以兴”。自岳本以下，皆脱下“臣”字，不可通矣。又如桓九年《传》^②：“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尽殄。”注：“为三部伏兵，祝聃帅勇而无刚者先犯戎，而速奔，以过二伏兵至后伏兵，伏兵起，戎还走，祝聃反逐之。”云云，宋以下刻本“过”皆作“遇”，又不叠二字，最为谬误。盖祝聃引戎师过二伏兵，而戎尚不知遇伏，至后伏兵之处，伏兵尽起，戎始知遇伏而还走。若至二伏兵即相遇，则必斗，安能引至后伏兵处乎？叠“伏兵”二字，情景如绘，盖三伏兵并起也。若夫“死而赐谥”等要义，皆绝胜俗本。全书朱墨校具在，细意详考，知为六代旧传无疑。其中亦间有钞胥夺误，深识者自能辨之，亦无事曲徇。余尝谓据今所得日本《七经》古钞本重校一过，当胜山井鼎，此其一征也。光绪壬午夏六月宜都杨守敬记于东京使馆。9

《春秋谷梁传》二十卷 传钞本

此《谷梁注》，盖从宋监本《注疏》录出，唯序文并疏录之，余只录《传》文。第一至第六标题“春秋谷梁传”，自第七至第二十并称“监本春秋谷梁传”。校其中文字，虽有脱误，而不沿明闽、监、毛之误，可喜也。10

《论语义疏》十卷 日本旧钞本

《论语皇疏》自日本根本书逊志刊本流传入中国，鲍氏刻之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。有深信为古本者，有异议者。其信为古本者，以其中佚事旧闻往往而在，如公冶长通鸟语之类，独见于此书。其有异议者，则据《经典释文》“子行三军则谁与”云“皇音‘馀’”，又“子温而厉”云“皇本作‘君子’”。今此书二条皆不相应。余谓以《释文》勘《皇疏》，诚为切证，但通读《皇疏》，无为经作音者。按《释文·叙录》有徐邈《论语音》。又“不易得也”下，《释文》云“孙音”，亦盖指孙兴公《论语集注》。然则此“音馀”之说，或是孙、徐之本，传写者误为皇与？若《子温章》皇本云：“明孔子德也。亦有云‘子曰’者。”是皇本明同今本，别无可解说。亦恐《释文》有误。大抵欲勘此书，当知此十三家之注，虽纯驳不一，而义训自古。又六朝人声口与唐代不同，今以他经旧疏照之，其语言如合符契。如果日本人有此手眼，是与《孟子》孙奭伪疏何啻天渊！攷日本自源氏以来，荒灭已甚。其崇尚经学，在德川氏中叶。而彼土今存此书钞本，有在四五百年前者，则谓即根本伪作者，未核其实也。余独怪根本所刊《义疏》体式全同闽、监、毛之《邢疏》本。按合注于疏，始于南宋，今所见十行本《注疏》及黄唐本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易注疏》、《礼记注疏》及元元贞刊

本《论语邢疏》，皆注文双行，安得《皇疏》旧本一同明刊之式？此怀疑未释者。及来日本得见《皇疏》古钞本数通，乃知其体式迥异刊本，每章分段，以双行先释经文，提行处皆顶格，注文则别行低一格，大字居中。亦有不跳行者，则空数字，疑抄胥为之。其有所疏者，亦以双行释之，提行处并低一格，俱不标起止，足知刊本之妄。且其文字，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，亦失多得少。此本无钞书年月，相其纸质，亦二百年前之物。后有重刊此书者，当据此正之。

又按六朝义疏既有此式，何以唐人《五经正义》皆不循此辙？余疑《皇疏》古原本亦必标起止，别为单疏。今此式亦日本人合注于疏者之所为，而删其所标起止与？惜日本所传古钞本皆不出元明之世，无从实证之耳。

光绪甲申余归后，总理衙门致书日本公使，索皇氏此《疏》原本，使署中随员姚君子良以根本刊本进，且称其古钞本多讹字，不足据，是真买椟还珠矣。光绪乙酉夏杨守敬记于黄冈学舍。

11

《覆正平本论语集解》十卷《古逸丛书》校本

此合日本诸古本及守敬所搜得诸旧抄本合校，拟并吉宦从校本录出，以附《覆正平论语》后，卒未得如愿，存之以俟后人。癸丑五月守敬志。12

《孟子章句》残本 日抄本

右《孟子赵注》残本四卷，盖从南宋“重言重意”本出也。光绪辛巳借之问山黄村，校于足利活字板上。守敬记。

按宋十行本及明闽本《注疏》无《题辞》，此本亦无之，乃知赵